

“亲历中国”第二辑

探秘百年前中国西南胜景 溥仪洋帝师的一次冒险之旅

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英〕庄士敦 著 — 曹磊 译

从北京到曼德勒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From
Peking
to
Mandalay



「亲历中国」第二辑

从北京到曼德勒

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英〕庄士敦 著 曹磊 译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From
Peking
to
Mandala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从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 (英)
庄士敦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著；曹磊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5
（“亲历中国”系列）
ISBN 978-7-5594-1677-3

I. ①从… II. ①庄… ②曹… III. ①游记—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5671 号

书名	从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师中国西南纪行
著者	(英) 庄士敦
译者	曹 磊
责任编辑	梁雪波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刷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181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77-3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简介	001
永远在路上—独处的乐趣—周游中国—泰国和缅甸—小城思茅— 登上泰山—孔子后裔	
第二章 从北京到宜昌	008
从威海卫出发—六国饭店—北京的风沙—卢汉铁路—黄河大 桥—路权问题—张之洞—抵达武汉—沿着长江上溯—灾难性的开 始—死了人	
第三章 从宜昌到万县，穿越长江三峡	018
长江航线—征服三峡—红船—在三峡拉纤—三峡纤夫	
第四章 从万县到成都	024
普拉特神甫—斗牛犬吉姆—伺候大人—曲水河—顺天府—成都— 山大王—天涯石	
第五章 从成都到峨眉	033
岷江漂流—锁江塔—乐山大佛—史前洞穴—月氏人—白蜡虫	
第六章 峨眉山和中国佛教	042
天真皇人—蒲公追鹿—会飞的大钟—千岁和尚—普贤菩萨—达摩 祖师—两种佛教—孝的信仰	
第七章 峨眉山	054
峨眉山的纸币—青铜大象—红眼睛的鸭子—莲花—六字真言—张 良塑像—肉身不朽—佛光和佛灯	

第八章 从峨眉到打箭炉	073
雅州府—周公山—飞龙岭—茶马古道—清溪县—内地第一险阻— 泸定桥	
第九章 打箭炉	086
土司大人—榆林宫—温泉—家族墓地—转经筒—玛尼堆—马可· 波罗的足迹—强盗暗语—责任自负	
第十章 从打箭炉到八窝龙, 雅砻江	096
进入藏区—折多山—糌粑—雪盲症—藏族人家—酥油茶—藏獒— 丹巴碉楼—雪山垭口	
第十一章 从八窝龙到木里	117
彝族人—邓明德神甫—雅砻江溜索—鼠疫地带—偷鸡—内讧—喇 嘛灵塔—伊甸园	
第十二章 从木里到永宁府	133
黄喇嘛辖地—木里大喇嘛—木里大庙—摩梭族—罐头盒子—摩梭 土司—一妻多夫	
第十三章 从永宁府到丽江	144
横渡金沙江—沉船—罂粟花—丽江	
第十四章 从丽江到大理府	152
大理—白族姑娘—买了假货—捐款修桥—洱海	
第十五章 中国西南的多样民族	161
民族的融合与分化—土家族—摩梭起源—忽必烈—中华文明的亚 利安血脉—民家人—建文帝	
第十六章 大理府到巴莫	172
雨季—湄公河—金牙王国—怒江—瘴气—铁路计划—阴沟翻船— 边境—巴莫	

第十七章 从巴莫到曼德勒	190
巴莫历史—伊洛瓦底江三峡—曼德勒皇宫—佛的光芒	
第十八章 结语	208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224

第一章 简介

永远在路上—独处的乐趣—周游中国—泰国和缅甸—小城思茅—
登上泰山—孔子后裔

本书讲述的这次旅行并非源自地理学方面的纯学术目的,也不是获得官方资助的政府行为。很久以来,我便渴望游历这片中国土地上仍然很少为西方人所知的区域,加深对于中国西藏和云南北部地区的了解。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内地的18个省份已经陆续向欧洲旅行者敞开大门,相关专著在西方世界也不断获得出版。据我所知,我这次旅行所经历的从打箭炉到丽江的这条路线却是英国人此前从未涉足过的,西方世界也从未出版过相关专著。

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本书集中笔墨描述的中国西南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通过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很多关于亚洲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仅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查拉^①和木里可能是目前已知的海拔最高的大规模人类定居点。相比此前某些英国旅行者选择的进入拉萨的路线,我此行所选择的路线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海拔最高的。我个人的这次旅行对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不过,如果我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激起更多读者对于中国西藏、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的兴趣,哪怕仅仅是对于那里壮丽山河风光的兴趣,那么我所有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

^① chala,位于今甘孜藏族自治州。



年轻时的庄士敦

对于那些有志研究人类早期起源，或者向那些古代印度朝圣者一样，渴望亲手触摸人类文明的洪荒时代的读者来说，中国西南地区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①。这片土地上覆盖着大量人类足迹还未染指的原始森林，耸立着终年积雪的巍峨群山，还有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数量众多的峡谷和沟壑。来自世界屋脊的冰雪融水在这些幽暗的峡谷和沟壑中形成了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波涛汹涌

地汇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中国西南的群山环抱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媲美伊甸园的山谷和盆地。这些地方景色绝美，很长时间以来与世隔绝，因此得以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隐士们一样。

西方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比较偏重实际，缺少浪漫精神的民族，这其实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中国西南胜境里的中国人，他们对自然和艺术的审美感知能力并不输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中国民间流传着这么个故事：有位中国学者，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们一样，总是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持不满意的挑剔态度。这位学者非常相信鬼神之事，某天晚上，他听见黑暗中有人这样对自己

^① 指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

说道：“你的虔诚感动了上天，我是上天的使者，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我，它们都将得到上天的满足。”

可敬的学者回答，“我希望能够终生温饱，不过只要粗茶淡饭就可以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上天能够允许我自由地游历那些山峰、瀑布和森林，免除尘世的纷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学者话音刚落，天空中就传来了连续不断的笑声。上天的使者疑惑地问：“你想要的就是这些吗？你为什么不让上天赐予你人世中最大的幸福呢？你为什么不要求上天赐予你终生的富贵生活呢？你不是跟上天开玩笑吧？”

如果上天给予我这样的机会，我的选择可能会跟那位中国学者差不多——随心所欲地到处游历，或者干脆找个远离尘嚣的地方隐居下来，就像诗中所说的那样：

The weariness, the fever, and the fret
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
 忘记疲劳、热病和焦躁，
 这令人对坐哀叹的世界。^①

这可能是个悖论——人类文明的进步最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和独处的权利。通过无处不在的无线电，某个专横的声音不断提醒我们说：“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要让电子通讯到达世界的每个角落，触及地球上的每个人，不管是陆地还是海上。”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失去了那种独自走在路上的安逸，每时每刻都可能被周围的人扰乱心境。我刚刚引述的这两

^① 出自英国诗人济慈的名诗《夜莺颂》。

句诗让我们意识到,由于现代科学的胜利,电子通讯技术已经遍及世界,就算澳洲也不能幸免^①。我们做梦也不可能再去拔掉那些电报线杆,剪断那些电报线了。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类似斯坦利^②这样的热带丛林探险家,或者吉尔里^③先生这样的极地冰原探险家居然可以每天在《泰晤士报》上同步发表自己的游记。如果时代继续发展下去,威廉·普利兹爵士^④所幻想的与火星间的时时通讯恐怕早晚也要变成现实。

如果这样的幻想真的变成现实,未来的旅行者即便到了别的星球,恐怕也无法免除尘世的纷扰,享受完全独处的快乐了。如果人类凭借自己的科学发明不断侵扰自然,我们又怎么能设想自己可以跟这个世界保持文明初始阶段的和谐关系?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无线电并非所有旅行者的必需装备,世界上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们必须跟周围的人时刻保持联系。摆脱现代文明的纠缠,这样的命题在西方世界似乎存在返祖和野蛮的倾向,跟很多普通西方人的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折中一点儿说吧,作为现代人,如果能够暂时摆脱这些现代束缚,那也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当然,具体能够欣慰到什么程度,也要取决于每个人对那些现代文明的依赖水平。

本书描述的这次旅行并非是我在远东地区的首次长途旅行。早在1902年年末,我就曾游历过受法国控制的东京湾^⑤地区,并沿红河上溯,深入云南境内。我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横穿了这个省份,最终来到名叫思茅的小城,随后又从那里出发,前往掸邦、上寮等地旅行,旅行的主要方式是乘坐独木舟沿着美丽的河流漂泊。这次旅行让我深入了解

^① 当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人口以土著人为主。

^② 亨利·莫尔顿·斯坦利, Henry Morton Stanley, 英国人, 后加入美国国籍, 曾深入中非探险, 以搜索戴维·利文斯通和发现刚果河闻名, 1899年受封为英国爵士。

^③ Geary, 具体身份不详。

^④ Sir William Preece, 19世纪90年代英国邮政局的首席工程师。

^⑤ Tongking, 今北部湾, 指当时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

了当地土著民族的生活，意识到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思、最好客的民族。抵达上寮的首府琅勃拉邦^①后，我改乘木筏沿着湄公河顺流而下，参观了位于芽庄^②的古代王国遗迹。那之后，我告别湄公河，开始在暹罗东部的干旱平原上向着呵叻^③行进。平安抵达呵叻的我改坐火车，很快就来到了曼谷。曼谷是个东西杂糅，现代和古代交汇的奇妙城市。这个地方拥有最现代化的有轨电车，西方公使馆林立，同时也保留着最传统的乘坐大象出行的方式，到处可见金碧辉煌的庙宇和高耸的佛塔。

这次旅行的4个月期间，除了挑行李的脚夫，我始终都是一个人在行走，没有任何朋友或仆人陪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我沉浸在一种诗意的孤独当中。抵达掸邦、上寮区域后，就连那4个负责挑行李的脚夫也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不告而别。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丢弃了大量行李，留下能够随身携带的少量必需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发现，现代文明强加给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毫无必要的。



1922年，庄士敦穿着溥仪赏赐的官袍和顶戴留影

① Luang prabang，缅甸地名。

② Vien chan，今越南中部港口城市，庆和省省会，当地保留有古代城堡遗迹。

③ Korat，泰国地名。

舍弃它们对我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虽然这些东西此前始终被认为是保持文明、舒适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在我所游历过的那些热带地区，当地居民的热情和淳朴极大弥补了旅行者因为装备和辅助人员缺失所造成的不便，他们愿意倾其所有为远来的陌生人提供包括饮食在内的各种帮助。由于他们的帮助，旅行者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深入那些最偏远、荒凉的地区。对那些抱着科学目的的旅行者来说，适当的装备和辅助人员当然是必需的，可是对于类似我这样纯粹是为了旅行而旅行的人来说，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完全可以弥补自身准备的不足，虽然将自己的生死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可能并不理智。旅行途中，我曾跟各种各样的亚洲人打过交道，他们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起码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

旅居中国期间，我还因为政治、商业乃至纯粹个人兴趣的原因，在远东地区获得过很多次旅行的机会。仅在中国内地的范围内，我就曾先后游历过广东、广西、江西和山东等多个省份。1904年，我游览了已经被德国占领的胶州和山东省的省会济南。旅行途中，正好顺路拜谒了孔子陵墓的所在地曲阜，这个地方现在居住着他的第76代直系子孙孔公爵^①。告别孔子的家乡，我登上了泰山。据说，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古代伟大的舜帝就曾来到这里举行祭祀仪式。这年临近年底的时候，日本和俄国间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我还沾服役于皇家海军中的某位朋友的光儿，造访了朝鲜的首都^②。

相比上面这些经历，本书接下来所要描述的这多半年时间的旅行还要更加引人入胜。我当时的计划是要沿着长江上溯，取道四川，进入西藏东部地区。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一路向南，横穿藏区，抵达云

^① Duke Kung，指孔子的第76代嫡孙孔令贻，1877年袭衍圣公爵位，1898年奉谕为翰林院侍讲，衍圣公有时居住在山东曲阜孔府，多数时间则居住在北京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

^② 指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首尔。

南省境内。通过从前辈旅行者那里获得的经验，抵达云南以后，我就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缅甸地区^①。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虽然旅行途中出现了种种意外和插曲，受惠于众多朋友和当地居民的帮助，我最终还是基本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① 当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

第二章 从北京到宜昌

从威海卫出发—六国饭店—北京的风沙—卢汉铁路—黄河大桥—路权问题—张之洞—抵达武汉—沿着长江上溯—灾难性的开始—死了人

这次旅行的第一阶段比较顺利，时间也比较短，这里不需要太多笔墨描述。此次旅行的重头戏是中国西南，所以我也就没在华北地区耗费太多时间，而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来到了宜昌，这个长江上的重要港口。由于连接北京和汉口间的铁路此时已经完工，所以我这次旅行就不需要像以前的旅行者那样乘坐马匹和车辆在尘土遮天的大平原上索然无味地跋涉数百英里，仅仅用了4天就顺利抵达了宜昌。

1906年1月6日，我乘坐“顺天(shuntien)”号轮船从威海卫出发，两天后来到秦皇岛，然后从陆路向北京进发。1月9日傍晚，我平安抵达大清帝国的首都，途中只在天津休息了一个晚上。经历过比较长时间的火车旅行后，六国饭店^①提供的舒适房间让我的身心得到了彻底放松。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我的日程安排主要是拜访英国公使馆和其他一些地方，北京漫天的沙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的风沙非常厉害，恐怕只有蒙古的戈壁沙漠或者新疆和田的情形才能与之相比。任何人如果有胆量在大风天气去北京的街头走走，肯定就会弄得嗓子疼得说不出话，眼睛也会发红、充血。为了防范风沙，当地居民必须采

^① hotel des wagon lits, 1905年由英国人开办，位于东交民巷，1949年后称外交部招待所，现更名为华风宾馆。

用双层窗户纸的窗户，门上还得悬挂门帘。多数公使馆周围有高墙环绕，情况稍微好些。

眼下，来北京游历是旅行者群体中的新时尚，我向大家介绍起这座城市来并不比那些导游手册的编辑困难多少。现而今，就连那些从没出过国的英国人对这座城市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自从 7 年前的战争^①结束后，北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建设了新的火车站和其他若干新式建筑。话虽如此，这座城市的街巷、庙宇、店铺和皇家宫殿跟 1900 年以前相比，似乎又没有太大变化。整个城市的氛围是一种壮丽、混乱、辉煌、凄婉相混合的感觉。这座城市



北京街头推独轮车的人



拉洋片

^① 指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

的居民相比从前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随着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日益加深,他们针对“洋鬼子”的态度变得更加淡定、从容了起来。越来越明确的证据显示,自从上次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发生某种觉醒,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向西方学习成了他们的共识。这种趋势在北京表现得尤其明显。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个地理学名词,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具有现代色彩的爱国主义。10年前,诺曼爵士^①曾在《远东(the far east)》一书中说过,他在自己的书里使用“中国”这个名字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事实上,中国还算不上是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前现代的中国在很多年前的那场战争^③中,是无法跟已经进入现代门槛的日本抗衡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古老的国家眼下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北京这座城市目前的地位非常奇特,已经成了各种力量角逐的舞台。就在这座城市当中,羸弱的皇帝^④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在百姓面前扮演着父亲和上帝的角色。皇帝身后,某位女士^⑤时刻注视着皇帝的一举一动,她嘴里说出的每个字、每句话才是真正的“金口玉言”。皇帝的宫殿以外,朝廷各个部门的最高长官、满洲皇室贵族、不同政治党派的领袖各显其能。这些人当中不乏善于跟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高手。身处全国各地的总督和巡抚们也不闲着,他们每天都在向北京呈递大量的奏折。这些奏折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派,要么是支持维新的,要

^① sir Henry Norman,当时英国的远东问题专家,写了很多相关题材的书。

^② 作者这里说的是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学命题,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是以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启蒙思想为基础的,这种制度跟古代中国的家国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③ 指中日甲午战争。

^④ 指光绪皇帝。

^⑤ 指慈禧太后。

么就是反对维新的。很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年轻学子则奔走、游说于各派力量之间，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认可。西方列强当然也是这座城市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列强们表面上铁板一块，私底下却各有各的算计，躲在公使馆里互相钩心斗角。

1月16日，我乘坐火车沿着卢汉铁路^①告别北京。1月18日傍晚，我来到了汉口。这段旅行的距离大概是1223公里，也就是759英里的样子，我乘坐的火车先后经过了直隶、河南和湖北3个省份。火车所过之处，一派富裕、祥和的乡村生活景象，树林、村庄、农田随处可见。

这样的景色反倒容易使旅行者感到厌倦。火车每天傍晚停车休息，每天清晨重新开动。第一次停靠站台是在顺德府^②。旅行的第二天，火车



清代北京永定门



清代北京朝阳门，渔民正在护城河里捕鱼

① lu han railway, 即京汉铁路，1906年4月1日通车。

② Shun te fu, 今河北邢台市，明、清两代称顺德府。